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袁毓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袁毓林，江苏昆山人。1962年生，1987年获杭州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为中文系、外语系学生讲授《现代汉语》课程，为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等系学生讲授《语言分析异论》、《汉语语法分析》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自然语言理解的语言学假设》等多篇论文。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袁毓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尝试运用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和话语的语用结构分析等当代语言学的分析手段,对现代汉语中十来种比较典型的祈使句式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写,着重刻画肯定式祈使句、否定式祈使句和强调式祈使句各自的句法形式特点、语义结构特点及其语境和预设特点,详细地讨论了动词、形容词、动结式、动趋式和“谓词+状态补语”等谓词性成分进入祈使句时所受到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约束。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上述谓词性成分的次类,看哪些不能进入祈使句,哪些能进入哪几种形式的祈使句,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作出一定的解释。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袁毓林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90千字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2131-3/H·212

定价:6.9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祈使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	7
1.0 引言	7
1.1 祈使句的性质、范围	7
1.2 祈使句的使用语境	10
1.3 祈使句的分类系统	14
1.4 祈使句的语用约束	18
第二章 祈使句式 and 动词的类	24
2.0 引言	24
2.1 祈使句对动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选择	24
2.2 动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分析	33
2.3 “别/甬+V!”及相关的否定句式	39
第三章 祈使句式“V+着!”分析	47
3.0 引言	47
3.1 “V+着!”的句式义分析	47
3.2 V的句法、语义特征分析	54
3.3 关于“着”的性质	61
第四章 祈使句式 and 动结式的类	69
4.0 引言	69
4.1 VC ₁ 和VC ₂	70
4.2 VC ₁₁ 和VC ₁₂	72
4.3 VC ₂₁ 和VC ₂₂	76

4.4 结语	81
第五章 祈使句式和动趋式的类	83
5.0 引言	83
5.1 S ₁ : VX(NP)!	84
5.2 S ₂ : VY(NP)!	93
5.3 S ₃ : VXY!	101
5.4 S ₄ : VXY+NP!	113
第六章 祈使句式和形容词的类	117
6.0 引言	117
6.1 与祈使句式相关的形容词的类	117
6.2 与 S ₁ 、S ₂ 、S ₃ 相关的祈使句式	124
6.3 同形句式“A 一点儿!”的分化	130
第七章 祈使句式和状态补语的类	136
7.0 引言	136
7.1 S ₁ :“(一定)要/别+A 得 C ₁ ”	138
7.2 S ₂ :“给我/别+V 得 A ₂ !”	143
7.3 S ₃ :“V 得 A 一点儿!”	148
7.4 S ₄ :“别+V 得太 A ₁ !”	150
7.5 结语	151
第八章 副词、形容词和名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	154
8.0 引言	154
8.1 副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	154
8.2 “快/慢!”及相关的祈使句式	158
8.3 形容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	162
8.4 名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	164
主要参考文献	168

附录:准双向动词研究	171
0 引言	171
1 准双向动词的归类和分类	173
2 准双向动词构成的基本句式	179
3 准双向动词句的语义基础	193
4 准双向动词用在兼语句、连动句和复句中	200
5 准双向动词作主语、宾语和定语	210
6 准双向动词句作主语、宾语和定语	226
7 结语	233
后记	238

前言

0.1 中国语法学是在西方语法学说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并不缺少独立的创新精神。当 N.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风靡全球的时候,中国语法学家坚持把变换(transformation in Harris's sense)作为一种系联句式的分析方法,藉以证明语言成分和句法结构的同一性^①,并摸索出鉴别变换关系真伪的平行性原则^②。当生成语法学派内部为深层结构的性质、句法与语义的关系等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③,汉语语法研究者审慎地把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等语义学概念引进语法分析中,借以解释不同小类的动词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④,并提出了语法研究必须遵循的句法和意义互相结合、互相验证的原则^⑤。当欧美语言学家致力于创建系统的语用学的时候^⑥,中国学者不失时机地把说话人的兴趣、企望等语境因素导入汉语语法分析中,并尝试分别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上考察语法现象^⑦。

简而言之,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国的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句法与语义互相验证、同时参照语用的分析方法。

0.2 本书尝试运用变换分析、语义分析和话语的语用分析等当代语言学的分析手段,对现代汉语中十来种比较典型的祈使句式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我们着重刻画肯定式祈使句、否定式祈使句和强调式祈使句各自的句法形式特点、语义结构特点及其语境和预设特点,详细地讨论动词、形容词、动结式、动趋式和“谓词+状态补语”等谓词性成分进入各种祈使句式时所受到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约束。

变换分析,我们主要用以规定词的小类和分化同形句式。比如,§ 3.2 中用“NP+V+在+NL”,“NP+在+NL+V+着”,“NL+V+着+NP”和“NP+在+NL+V+了+T”这四个具有变换关系的句式作为分布框架,来规定能进入祈使句“V+着!”中的动词的范围,即只有能进入以上四种句式的动词才能进入“V+着!”。在§ 6.3 中,我们通过如下的变换式矩阵的对比:

A 一点儿! → 别不 A! → 别 A!

冷静一点儿! → 别不冷静! → 别急躁!

大一点儿! → 别不大! → 别小!

来分化同形句式“A 一点儿!”。

语义分析,我们主要用以刻画谓词小类的语义特征,描写各种祈使句的句式义。比如,§ 3.2 中用[+自主]、[+状态]、[+附着]三项特征刻画能进入祈使句“V+着!”中的动词的语义。§ 4.3 中说, S_4 :“别+VC(+NP)!”的句式义是劝阻——说话人阻止听话人做某个动作以防止某种他所不希望的结果出现, S_5 :“别+VC+了(+NP)!”的句式义是提醒——说话人告诫听话人不要无意中做出某个动作并导致某种他所不希望的结果。

语用分析,主要用以分析祈使句的预设和语境特征。比如,§ 4.3 说 S_4 (例如“别剪断电话线!”)的预设是说话人以为听话人有意识地去这个动作并导致这种结果(如“剪断”), S_5 (例如“别剪断了电话线!”)的预设是说话人以为听话人很可能在无意中做出这个动作并导致这种结果(如在剪除其他电线时不小心把电话线也剪断了)。§ 5.3 说“把分配方案报上来!”一类祈使句只能用于上级对下级的语境中,“把分配方案批下来吧!”一类祈使句只能用于下级对上级的语境中。

0.3 我们研究祈使句的基本程序是:(1)首先考察某种谓词在祈使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及其各种变式中的分布,不能进入祈使句的归为一类(记作 V_1),能进入祈使句的归为一类(记作 V_2),能

进入肯定式的归为一类(记作 V_{21}),能进入否定式的归为一类(记作 V_{22})……,建立谓词小类与祈使句式之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2)然后分析这些不同小类(V_1 、 V_2 、 V_{21} 、 V_{22} ……)的句法、语义特点。我们通常采用有区别作用的分布框架(由鉴别词或变换式构成)来揭示不同小类的句法形式上的特点,比如§ 6.1 以能否用“从(来)不”否定来区分自主形容词和非自主形容词,§ 3.2 用 A—D 四个有变换关系的句式说明“V+着!”中 V 的形式特点。我们通常用[+/-人]、[+/-可控]、[+/-自主]等特征来刻画各种与祈使句式相关的谓词小类的语义。(3)最后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解释不同的祈使句式对各种谓词小类的选择限制。比如§ 2.1 中说因为祈使句的主语通常是第一、二人称代词,所以要求作谓语的动词必须有[+人]这一语义特征,这是祈使句的结构特点对动词类型的句法约束;还说因为祈使句的句式义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或不做某事,所以要求作谓语的动词必须有[+可控]这一语义特征,这是祈使句的句式义对动词类型的语义约束;§ 2.2 中说“甭”表示客观上不必做某事,其预设是听话人将或正有意识地做某事,所以用“甭”表示劝阻的祈使句中的动词必须有[+自主]这一语义特征,这是祈使句的预设对动词类型的语用约束。

这种研究路子明显地带有关分类语言学(taxonomic linguistics)的倾向,我们采取这种做法至少有以下两点考虑:(1)这种研究方法比较朴素,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比如,在句式和小类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小类的形式和意义可以互相验证,使研究结果比较直观,也易于接受检验。(2)希望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比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按照§ 2.3 的考察结果,就不难向外籍学生讲清楚:“别”、“甭”后面可带的动词各是什么,每类的形式、语义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再如,在给计算机做句法分析器(parser)时,句式和谓词小类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描述,为编写语法

规则和相关词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0.4 本书的语料来自两个方面:(1)侯宝林等演员的相声脚本,老舍等作家的剧本;(2)从广播中的相声、评书以及日常口语中收集到的材料。所用例句,都请北京人进行了审核。

本书所使用的符号:

(1) 例句末尾加!表示这个句子是祈使句;

(2) 例句前加*表示没有这样的说法,加?表示这种说法可疑,()号表示其中的成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3) 词语或词类符号左上角加'号表示重读,音标前面加·号表示轻声;

(4) 其他符号和标记随文说明。

注 释

① 比如,朱德熙(1961)《说“的”》§4.21—4.24用变换分析证明句式I—N中的“的”的同一性(都是“的₃”)。(1978)《“的”字结构和判断句》§4.6用变换分析证明S₃:“是+M+DJ的”是主语(“DJ的”)后置的主谓句,§4.10用变换分析证明S₄:“是+DJ的+M”也是主语(M)后置的主谓句。(1962)《论句法结构》§8.1~8.7用变换分析分化狭义同构的同形句式“M_i+D+着+M_j”。这三篇论文均收入朱德熙(198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② 详见朱德熙(1986)《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该文收入朱德熙(1990)《语法丛稿》。

③ 比如,以Chomsky为代表的解释语义学(interpretive semantics)认为句法的深层结构派生(derive)语义表达(semantic representation),并接受语义解释。以J. D. Mc Cawley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认为语义表达派生表层的句法结构,并接受句法解释。参考M. Bierwisch (1970) *Semantics* 中的§6,该文收入J. Lyons (1970)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1. G. Leech (1983) *Semantics* 中的Chap. 17对此有很好的述评。

④ 比如,朱德熙(1978)《“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用不同的动词小

类的语义特征解释同形句式“M_i+D+着+M_j。”有歧义的原因。该文初刊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三集,后来修改后又刊于该杂志1981年第1期,最后又作重大修正后收入《语法丛稿》。(1978)《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通过句式(S₁—S₄)之间的变换关系划分出与“给”相关的动词的四个小类(“卖”类、“寄”类、“写”类、“炒”类),并用证四类动词所包含的语义成分的差异来解释它们在S₁—S₄中的不同分布。该文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⑤ 朱德熙先生强调,“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讲形式的时候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够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见《语法答问》第80页,商务印书馆,1985。

⑥ 关于语用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方面等问题,请参阅S. C. Levinson (1983). *Pragmatics*.

⑦ 朱德熙(1959)《说“差一点”》(《中国语文》9月号)和朱德熙(1980)《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3.2引进说话人的企望这种语言外(extralinguistic)因素说明句式“差一点+DT”形式与意义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该文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7.1中,朱先生说:“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从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说话的人选来作主语的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谓语则是对于选定了的话题的陈述……说话的人选来作为话题的往往是他已经知道的事物。因此汉语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即让主语表示已知的确定的事物,而让宾语去表示不确定的事物”。在《语法答问》中,朱先生强调“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

第一章 祈使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

1.0 引言

这一部分打算通过对祈使句的性质、范围、使用语境、分类系统和语用约束等的讨论,来简要地说明祈使句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一些特点,以便为后面各专题对祈使句的各种句式的描写和分析提供一个大致理论背景(theoretical background)。

1.1 祈使句的性质、范围

1.1.1 句子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层面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结构形式不同的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功能,在语用平面(pragmatic plane)上可以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等类型。

我们把这种从语用平面上分出来的句子类型称为句类。句类的主要特点是:句子的结构形式和特定的表达功能之间有某种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些句子具备了某种句法形式特征、又具有某种语用功能时,我们才能断定它们是陈述句,或者是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1.1.2 就祈使句而言,从句法形式上看,它的谓语主要由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词性词语充当,主语往往是第二人称代词“你”、“您”、“你们”或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式“咱们”、“我们”;此外,祈使句的主语常常可以略去不说^①。从表达功能上看,祈使句的作用主要是要求(包括命令、希望、恳求等)听话人做或不做某事^②。例如:

① (你)坐!

- ② (您)先说吧!
- ③ (你)别爬上去!
- ④ (你们)甭说话啦!
- ⑤ (咱们)快走吧!
- ⑥ (我们)一块儿去!

至于那些不具备祈使句的结构形式,却又间接地表示了祈使意义的句子,不能算作祈使句。例如:

⑦ 孩子:我们班的同学个个都有溜冰鞋了,就我一个人没有。(言外之意:给我买一双溜冰鞋!)

父亲:行啊,我下午就去给你买一双。

那孩子用陈述句陈述了一个事实,其言外之意(implication)是要求他父亲给他买一双溜冰鞋。尽管那孩子话中隐含了一个祈求的内容,但由于这种祈求通过陈述句的形式暗示的,而不是通过祈使句的形式直接表示的,因而那孩子说的话本身不是祈使句,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陈述句。

但是,那些表面上不具备一般祈使句的结构形式特点、却只表示祈使意义的句子,又只能算作祈使句。例如:

- ⑧ 还不快跑?
- ⑨ 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 ⑩ 一共多少钱吧?
- ⑪ 你吃饭还是吃面吧?

例⑧形式上是反问句,但只能传达命令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还不快 VP?”这种格式只能表达命令、催促这种祈使意义。例⑨形式上是反复问句,但只能传达禁止的意义。事实上,现代汉语中“你少 VP+行不行?”这种格式只能表达禁止、劝阻这种祈使意义。因为“还不 VP?”和“你少 VP+行不行?”这两种格式并不表示疑问,而只表达命令、禁止等祈使意义,所以我们把它们算作祈使句^⑧。例⑩形式上是特指问句,例⑪形式上是选择问句,但它们实质上都是祈使句。它们的句首可以加上被省去了的“你说”一类词

语,形成一般的祈使句。例如:

- ⑩' 你说一共多少钱吧!
- ⑪' 你说你吃饭还是吃面吧!

例⑩'和⑪'中的语气词“吧”表示祈使语气,同样,例⑩、⑪中的语气词“吧”也表示祈使,而不表示疑问^⑨。

相反,有些句子虽然具备了祈使句的结构形式,但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却并不真正表示祈使意义,而是传达讽刺、嘲笑等言外之意。这种句子,我们仍然把它们算作祈使句。例如:

⑫ 你醒醒!喝多了是不是?哪来这么多废话?

⑬ 你快摸一下自己的脑门子!看看是不是在发烧。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当经理。

例⑫、⑬都是带有讽刺性的话语。其中的祈使句“你醒醒!”和“你快摸一下自己的脑门子!”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并不传达真正的祈使意义,即说话人并非真的要求听话人醒过来、摸自己的脑门子。但是,脱离了这种特定的语境,这两个句子仍然表示祈使意义,所以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祈使句。

1.1.3 归根到底,我们确定一个句子是否属于祈使句的总原则是:在去除特定语境影响(即不考虑会话隐涵)的前提下,看一个句子在形式上有没有祈使句的结构特点、在功能上是否表达了祈使意义。如果一个句子在形式上具备了祈使句的结构特点、在功能上表达了祈使意义,那么它就是祈使句。为了区别,我们称这种祈使句为核心祈使句(kernal imperative)。如果一个句子虽然在形式上不具备祈使句的结构特点,但在功能上只表达祈使意义,那么它也属于祈使句。为了区别,我们称这种祈使句为边缘祈使句(marginal imperative)。

核心祈使句是通过句子的字面意思(literal meaning,即 truth-conditional content)来表达祈使意义的,如上文的例①—⑥;边缘祈使句是通过句子的习惯意义(conventional sense,即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来表达祈使意义的,如上文的例⑧—⑪。在本书中,我们主要讨论核心祈使句的几种形式,基本上不讨论边缘祈使句。

1.2 祈使句的使用语境

1.2.0 祈使句的使用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对祈使句的结构形式及其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祈使句式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祈使句的使用语境。

语境是由一系列离散的要素复合成的整体,它至少包含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说话人、听话人等语境要素。对于祈使句来说,是否有明确的听话人、听话人是否在交际现场(即是否与说话人面对面)尤其重要。下面,我们就听话人的两种语境特征([明确]、[在场])的四种组合(一、[+明确]、[+在场];二、[+明确]、[-在场];三、[-明确]、[+在场];四、[-明确]、[-在场])及其与祈使句的结构形式的关系进行讨论。

1.2.1 听话人[+明确]、[+在场]

这是使用祈使句的最典型的语境,大部分祈使句都产生于这种语境。因此,对于大多数祈使句的分析,都可以用这种语境作为参照背景。例如:

A	B
(去)扛一个木梯来!	(去)扛一个木梯去!
(去)拿几张报纸来!	(去)拿几张报纸去!
(去)搬两把椅子来!	(去)搬两把椅子去!
(去)抬一台彩电来!	(去)抬一台彩电去!

因为听话人是明确、在场的,所以A、B两组祈使句的主语可以省去不说。A组的格式是“V+NP+来!”,其预设是NP所代表的事物不在听说双方交谈的地方,听话人如果要对它实施搬运行为,那么他必须先离开听说双方交谈的地方;因此,A组句子的句首可以

加动词“去”。B组的格式是“V+NP+去!”,其预设是NP所代表的事物在听说双方交谈的地方,听话人在对它实施搬运行为前不必离开这儿;因此,B组句子的句首不能加“去”。^⑥这反映出具体的交际场景对祈使句的不同形式的制约。

1.2.2 听话人[+明确]、[-在场]

在这种语境中,听话人虽不在交际现场,但他在说话人的心目中是明确的,并且说话人认定(presume)听话人就在附近。那种由称呼句(直呼人的姓名、职称、亲属称谓而构成的独词句^⑦)作先行句(antecedent sentence)的祈使句主要产生于这种语境。例如:

- ① 李小刚!快出来吧!
- ② 厂长!你说一个意见吧!
- ③ 张师傅!给我来一碗汤!
- ④ 妈妈!赶紧过来给我穿衣服啊!

这种语境的另一种情况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不在一起,说话人通过电话等通信设备与听话人建立交际。例如:

A	B
(给我)捎几斤牛肉来!	(给他)捎几斤牛肉去!
(给我)送十斤糯米来!	(给他)送十斤糯米去!
(给我)寄一点山货来!	(给他)寄一点山货去!
(给我)写一封快信来!	(给他)写一封快信去!

A组的句子只有在听话人[+明确]、[-在场]这种语境中是可接受的,在听话人[+明确]、[+在场]这种语境中是不可接受的(详见1.2.5)。B组句子在这两种语境中都是可接受的。^⑧

1.2.3 听话人[-明确]、[+在场]

这种语境的特点是,听话人在交际现场,但说话人还没有与他(们)建立话语交际联系,只是由于说话人遇到了突发事件才向那(些)陌生的听话人发出祈使指令的。例如:

- ① 抓住他!

② 截住这个穿红衣服的！

③ 别让他跑了！

这种语境中的祈使句带有惯用语的性质，句首一般不能加上主语，句中常有“他”、“这个”等需要情景指示的索引词语(indexical term)。

1.2.4 听话人〔一明确〕、〔一在场〕

这种语境的特点是，听话人是不明确、不在场的，并且在附近到底有没有说话人所希望的听话人还不一定，只是由于说话人碰到了突发的事件才不假思索地发出祈使指令的。例如：

① 来人哪！

在这种语境中发出的祈使句，明显地带有惯用语的色彩。这种祈使句通常是施事宾语句，并且句首绝对不能加上主语。

事实上，在听话人〔一明确〕的情况下，听话人是否在场这一因素并不太重要。比如，下面的祈使句在听话人〔一明确〕、〔+在场〕和听话人〔一明确〕、〔一在场〕两种语境中都是可接受的：

① 抓小偷！

② 救人哪！

我们把这两种语境分开来的一个理由是：在听话人〔一明确〕、〔+在场〕的语境中，祈使句的宾语中可以包含索引词语，但宾语不能是所指不明确的施事；在听话人〔一明确〕、〔一在场〕的语境中，祈使句的宾语可以是所指不明确的施事，但宾语中不能包含索引词语(试对比 1.2.3 中的例①~③和 1.2.4 中的例①)。

与听话人〔一明确〕、〔一在场〕相近的一种情况是，听话人虽然不在说话人跟前，但能听到说话人的指令；听话人的范围是明确的一群人，但具体由谁来执行说话人的指令是不确定的。例如：

A

(你们)上/下来一个(人)！

(你们)进/出来两个(人)！

B

(你们)上/下去一个(人)！

(你们)进/出去两个(人)！

(你们)过/回来几个(人)！ (你们)过/回去几个(人)！

B 组的祈使句适用于听话人〔一明确〕、〔+在场〕这种语境，A 组的祈使句适用于听话人〔一明确〕、〔一在场〕这种语境；它们的句首都加上第二人称代词的复数式作主语，表示听话人的范围(range)。⑥

1.2.5 上面我们对是否有明确的听话人、听话人与说话人的空间关系(即听话人是否在场)进行了讨论，但一直没有涉及祈使句的指令内容的时间问题——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在什么时候执行指令。下面，我们就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说话人发出一个祈使句后，希望听话人当时就去执行该祈使句所表示的指令内容；我们说这种祈使句具有〔+当时执行〕的时间特征。也有一些祈使句要求听话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去执行该祈使句所表示的指令内容，我们说这种祈使句具有〔+未来执行〕的时间特征。具有〔+未来执行〕这种时间特征的祈使句，句子中间往往有表示时间的词语。例如：

① 明天上我家吃晚饭！

② 以后可不能这样啦！

③ 回到苏州后马上给我来一封电报！

④ 从下星期起，你别来上班了！

这些句子中的时间词语指示了听话人执行指令的具体时间。带有〔+未来执行〕这种时间特征的祈使句，既能用在听话人〔+明确〕、〔一在场〕这种语境中，又能用在听话人〔+明确〕、〔+在场〕这种语境中。

有些祈使句，虽然句中没有表示时间的词语，但它处于说话人谈论未来的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中，因此这些祈使句也带有〔+未来执行〕的时间特征。例如 1.2.2 中 A 组祈使句，句中没有时间性词语，也就是说这些祈使句具有〔+当时执行〕的时间特征，它们只能用在听话人〔+明确〕、〔一在场〕这种语境，不能用在

听话人〔+明确〕、〔+在场〕这种语境。但是,如果处于说话人谈论未来的论域中,那么这些句子受特定语境的影响也带有〔+未来执行〕的时间特征。于是,这些祈使句也可以用在听话人〔+明确〕、〔+在场〕的语境中。例如:

论域	祈使句
〔过春节时〕	(给我)捎几斤牛肉来!
〔秋收以后〕	(给我)送十斤糯米来!
〔回到山村〕	(给我)寄一点山货来!
〔到了北京〕	(给我)写一封快信来!

可见,谈话的论域能改变祈使句的时间特征,从而对具体的祈使句式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的可接受性产生直接的影响。

1.3 祈使句的分类系统

1.3.0 祈使句可以分别从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分出两种类型系统:意义类和形式类。

1.3.1 从表意功能上看,祈使句可以表示命令、建议、请求及与之相对的禁止、劝阻、乞免等。据此,祈使句的意义类可以分成三类六种:命令句和禁止句、建议句和劝阻句、请求句和乞免句。

1.3.1.1 命令句和禁止句 在使用命令句的语境中,说话人认为自己对听话人有一定的支配权、可以径情直遂地发号施令。因此,命令句的语气比较直率,一般不能用语用词“吧”。例如:

- ① 去! 快去! 你得去!
- ② 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在命令句中能用语气词“啊”(A/及其连读变音),表示催促。例如:

- ③ 看啊! 快走啊! 扔了啊!

命令句的作用是命令听话人做某事,与之相应的否定式是禁止句,其作用是禁止听话人做某事。禁止句的语气是比较坚决的,

常用“不许”、“不准”等词语。例如:

- ④ 不许去! 你不许去!
- ⑤ 不准看! 你不准看!

1.3.1.2 建议句和劝阻句 在使用建议句的语境中,说话人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或不宜采取发号施令的方式。因此,建议句的语气比较委婉,常用语气词“吧”,主语可以用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式“咱们”、“我们”。例如:

- ① 去吧! 走走看! 来坐一会儿!
- ② 咱们走吧! 我们一块儿干!

在建议句中还可以用助动词“(应)该”、“可以”等表示情态(modality)的词语。例如:

- ③ 该走了! 你应该带个头!
- ④ 可以快一点了!
- ⑤ 你最好还是去吧!

建议句的作用是建议、劝告听话人做某事,与之相应的否定式是劝阻句,其作用是劝阻听话人做某事。劝阻句的语气比较温和,常用“不用”、“甭”、“不要”、“别”等带有否定性的词语,句尾可以用语气词“了”。例如:

- ⑥ 甭去! 不用去! 不用去了!
- ⑦ 别吃! 不要这样! 不要吓唬人了!

1.3.1.3 请求句和乞免句 在使用请求句的语境中,往往是说话人在某一方面有求于听话人。因此,请求句的语气是有点谦卑、恭敬的,可以在句尾加上语气词“吧”,句中常用“请”、“劳驾”、“借光”等敬词,主语常用第二人称代词敬称式“您”。例如:

- ① 帮一下忙! 帮一下忙吧!
- ② 您让一下吧! 请您让一下! 您请让一下!
- ③ 借光让我过去! 借光! 借光!
- ④ 劳驾,把那个小包递给我! 劳驾您,把那个小包递给我! 劳您驾,把那个小包递给我!

请求句表示语气委婉的另一种方式是：发出一个请求后，再加上“好吗”、“行不行”等疑问形式。例如：

- ⑤ 帮我看(kān)一下好吗?
- ⑥ 你去做早饭,行吗?
- ⑦ 快点儿抄好不好?
- ⑧ 你去帮他一下,行不行?

祈使句中的“好吗”、“行不行”一类疑问形式,表示听话人是否执行指令还大有商量的余地,使祈使句的语气变得更加委婉,让听话人更容易接受。

请求句的作用是请求听话人做某事,与之相应的否定式是乞免句,其作用是请求听话人别做某事。乞免句的语气比较谦卑、委婉,常用助动词“别”,一般不用“甭”。例如:

- ⑨ 别说我吧! 别埋怨我了!
- ⑩ 别去了,好吗?
别太苛刻行不行?

上面关于祈使句的类型(三类六种),主要是从意义出发,根据祈使句语气委婉的程度划分出来的,所以称为祈使句的意义类。其中,每一类都有一定的语法形式特点,但类与类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形式上的区别。因此,这是一种比较粗疏而且模糊的分类系统,只能作为我们讨论祈使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时的一个大致参照系统。

1.3.2 从结构形式上看,祈使句可以分为肯定式和否定式两大类。否定式中含有“别”、“甭”、“少”、“不要”、“不用”、“不许”、“不准”等否定性词语,肯定式中不含有这类否定性词语。例如:

A	B
走吧!	别走!
该认真地听!	甭听了!
你也说几句!	少说几句吧!
给我严肃一点儿!	不要太不严肃!

你必须去!	你不许去!
一定要找回来!	不准跑来跑去!

粗略地说,肯定式祈使句通常表示命令、建议、请求等祈使意义;否定式祈使句则通常表示禁止、劝阻、乞免等祈使意义,功能与肯定式相对。如果把肯定式祈使句看作是祈使句的无标记形式(unmarked form),那么否定式祈使句就是祈使句的有标记形式(marked form),因为它总是带有否定词“别”、“甭”、“不”等作为否定标记。

肯定式祈使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助动词“(应)该”、“可以”、“必须”、“(一定)要”、“(千万)要”和动宾组合“给我”等作强调标记(emphatic marker),这就是有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一类没有这些强调标记,这就是无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从表意功能上看,无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一般单纯地传达一个指令——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事;有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除了传达一个指令内容外,还表达了说话人对听话人执行指令的主观态度——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做某事的可能性、必要性,等等。

为了方便,我们把无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简称作肯定式祈使句,把有标记的肯定式祈使句简称作强调式祈使句,并把这两种形式和否定式祈使句放在同一层次上并列地讨论。否定式祈使句内部我们不再区分有标记形式(如:“千万别走!”、“一定不要忘记按时吃药!”)和无标记形式(如:“别走!”、“不要忘记按时吃药!”),并且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只讨论无标记的否定式祈使句,很少讨论到有标记的否定式祈使句。

祈使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强调式是比较严格地按照形式分出来的类型;三类祈使句式各自有明确的形式标记——强调式祈使句有强调标记、否定式祈使句有否定标记、肯定式祈使句有零形式(zero form)作标记。因此,这种分类系统可以称为祈使句的形式类系统,它是我们后面对各种祈使句进行分析时所依托的主要

参照框架。

1.4 祈使句的语用约束

1.4.0 词和词组合成一个合语法的(grammatical)词组,至少要受到两种制约。一、句法约束(syntactic constraint),即只有某几种形式类(form class)才能和某几种形式类构成具有某种结构关系的词组。二、语义约束(semantic constraint),即只有包含某种语义特征的词才能和包含某种语义特征的词组合在一起形成某种语义关系。一个合语法的词组进入祈使句时,还要受到祈使句作为一种句类的特有的制约。

祈使句是按句子的语用功能分出来的句子类型,所以合语法的词组进入祈使句时主要是要受到祈使句的语用约束(pragmatic constraint)——来自语用方面的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祈使句的语用约束的结果,使得某些语法形式不能进入祈使句、某些语法形式只能进入某几种形式的祈使句而不能进入其他形式的祈使句。祈使句的语用约束,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祈使句的语用选择的随意性的约束、祈使句的语用常规的约束、祈使句的语用预设的约束。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1.4.1 祈使句语用选择的随意性(arbitrary)的约束,主要表现为:祈使句对合语法而且在句法、语义上适合于进入祈使句的语法形式不是一视同仁的。为什么允许这些语法形式进入祈使句、而不允许另外一些相似的语法形式进入祈使句,有时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只能归结为人们的使用习惯、归结为语用选择的随意性。例如:

A	B	C
吃!	*舔!	舔一下!
喝!	*咽!	咽下去!
干!	*举!	举起来!

干杯!	*举杯!	举起杯子!
坐!	*站!	站这儿!
看!	*瞅!	瞅瞅!
瞧!	*望!	望这边!
听!	*想!	慢慢儿想!
留神!	*留心!	留心这个人!

A、B 两列中同一行上的两个动词,在句法功能和语义内容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是 A 组的动词能独用构成祈使句, B 组的动词不能,它一定要在前后加上一些成分才能构成祈使句(如 C 组的例子所示)。^⑨

再举一个方言的例子。在北京话中,趋向动词“下去”有动作仍然继续进行的体态(aspect)意义,“起来”有动作开始并继续下去的体态意义。但是,由前者构成的动趋式“V 下去”可以进入祈使句,由后者构成的动趋式“V 起来”却不能进入祈使句。例如:

D	E
说下去!	*说起来!
讨论下去!	*讨论起来!

在苏州话中,表示时态义的“下去”和“起来”都能进入祈使句。

例如:

D'	E'
讲下去!	僚(你)先吃起来!
讨论下去!	讨论起来吧!

可见,祈使句语用习惯的随意性的约束,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约束范围。

1.4.2 祈使句语用常规(pragmatic convension)的约束,主要表现为:肯定式祈使句一般排斥贬义词进入其中,否定式祈使句一般排斥褒义词进入其中。例如:

A	B
要尊重别人!	*别尊重别人!

- | | |
|---------|---------|
| 要改正缺点！ | ·别改正缺点！ |
| ·打扰他们！ | 别打扰他们！ |
| ·调皮捣蛋！ | 别调皮捣蛋！ |
| 热心一点儿！ | ·别热心！ |
| 自觉一点儿！ | ·别自觉！ |
| ·急躁一点儿！ | 别急躁！ |
| ·难过一点儿！ | 别难过！ |

大致说来,肯定式祈使句的作用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否定式祈使句的作用是说话人阻止听话人做某事。根据一般的语用常规,说话人对自己要求听话人做的事情不会在祈使句中直接表示否定的态度,对自己阻止听话人做的事情不会在祈使句中直接表示肯定的态度。可是,褒义词通常含有赞扬、肯定的感情色彩,贬义词通常含有贬抑、否定的感情色彩。如果在肯定句中用贬义词,在否定句中用褒义词,那么势必悖于祈使句的这种语用常规。这样,由于祈使句的语用常规的约束,使褒义词一般不能进入否定式祈使句、贬义词一般不能进入肯定式祈使句。

一个祈使句中可以连用两个否定词,形成双重否定式祈使句。^⑩

C

- (你)别不吭声！
(你)别不服气！
(你)别太不像话！
(你)别太不通人情！

一般来说,双重否定式祈使句允许褒义词进入其中,但排斥贬义词进入其中。例如:

D

- 别不尊重别人！
别不重视团结！
别那么不热心！

E

- 别不损害别人！
·别不轻视团结！
·别那么不冷淡！

- 别那么不冷静！ ·别那么不急躁！

因为从意义上看,双重否定句大致相当于肯定句;所以,在对词语褒贬感情色彩的选择方面,双重否定式祈使句和肯定式祈使句受到同样的语用约束。

为了方便,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说否定式祈使句时,不包括双重否定式祈使句。

1.4.3 说话人在用祈使句向听话人发出一个指令前,必须对听话人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愿意不愿意执行指令事先作出若干假定,这就是祈使句的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在一般情况下,说话人总是认为听话人应该执行祈使句所表达的指令内容,并把这种假定视为理所当然,不必在祈使句中专门用词汇形式表达出来;除非为了特别强调这种“应该”,才用助动词“(应)该”、“可以”等词来表示。例如:

A

- (你)该走了！
(你)该轻松几天了！
(你)应该早点儿去！
(你)应该冷静一点儿！
(你)可以回去了！
(你)可以认真一点儿了！

通常,说话人预先假定听话人能够并且愿意执行祈使句所表达的指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往往用一般的肯定式祈使句来传达指令。如果说说话人预先估计到听话人不能或不愿意执行指令,而说话人又要强制听话人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通常采用强调式祈使句“一定要/千万要/给我……!”来传达指令内容及附着在上面的强制性。例如:

B

- 千万要小心哪！

一定要把饭吃完！

给我滚得远一点儿！

给我规规矩矩地坐着！

其中的强调标记“千万要”、“一定要”、“给我”专门表示这种强制性。

上面讲了什么是祈使句的语用预设，下面简单地讨论一下祈使句的语用预设的约束。祈使句的语用预设的约束，主要表现为：不同的祈使句式，由于各自预设的不同，导致对进入祈使句式的词语有不同的选择限制。我们还是拿肯定式祈使句和强调式祈使句作例子，强调式祈使句允许某些不能进入肯定式祈使句的词语进入其中。例如：

C	D
爬出来！	给我爬出来！
勤快一点儿！	千万要勤快一点儿！
*治好他的病！	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找到王小明！	一定要找到王小明！
*洗得干干净净的！	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
*炸得脆生生的！	给我炸得脆生生的！
*扳回这一局！	千万要扳回这一局！
*把他抢救过来！	千万要把他抢救过来！

从上例可以看出，能进入肯定式祈使句的词语（如：“爬出来”、“勤快一点儿”），一定能进入强调式祈使句；但能进入强调式祈使句的词语（如：“治好”、“找到”、“炸得脆生生的”、“扳回”、“抢救过来”），不一定能进入肯定式祈使句。因为，像“治好”、“抢救过来”等包含〔+自主〕、〔-可控〕这种语义特征的词语，适合强调式祈使句的语用预设——不管听话人能做到不能做到都得去执行祈使句所传达的指令；而有悖于肯定式祈使句的语用预设——听话人能够并愿于执行祈使句所传达的指令。^①

有关祈使句的语用预设的约束，我们在后面讨论各种具体的

祈使句式时还会给出许多详细的讨论。

注 释

① 语调应该是区别句式的重要的形式特征，但是我们目前对现代汉语的语调研究得还不深不透，所以对祈使句的语调也只能存而不论。

② 关于祈使句的形式特点和功能特点，可以参看朱德熙(1982)第205页、第23页。

③ 严格地说，例⑦和例⑧⑨都是通过隐涵(implicature)来传达祈使意义的，但性质不同。例⑦的祈使意义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作用下推导出来的，它可以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消除（即在别的语境条件下，例⑦不一定含有祈使意义）。所以，例⑦属于 Grice 所说的会话隐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例子。例⑧⑨的祈使意义虽然不是这两个句子形式直接表达的意义（即真值条件意义[truth conditional meaning]），但是它的确是由于语言使用者共同的使用习惯而稳定地附着在这种句子形式上的（即约定俗成），它不会随具体语境的改变而消除，所以，例⑧⑨属于 Grice 所说的规约隐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的例子。关于隐涵、两种隐涵的区别，请看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 Morgan, J. L. (eds.) (1975).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这样，我们可以用语用学(pragmatics)术语说：字面上直接表达(literally express)祈使意义的句子是祈使句，通过会话隐涵表达祈使意义的句子不能算作祈使句，通过规约隐涵表达祈使意义的句子可以算作祈使句。

④ 参见朱德熙(1982)第211页。

⑤⑦ 参见本书5.2.2中有关的讨论。

⑥ 关于称呼句的定义和作用，请参看朱德熙(1982)第24页。

⑧ 参见本书5.2.1中有关的讨论。

⑨ 参见本书2.2中有关的讨论。

⑩ 参见朱德熙(1982)第206页。

⑪ 参见本书4.2.1中有关的讨论。

第二章 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

2.0 引言

这一部分讨论三个问题:祈使句对动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选择,动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①，“别/甬+V!”及相关的否定式祈使句。

2.1 祈使句对动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选择

2.1.1 并非所有的动词都能进入祈使句^②,也就是说,祈使句对动词有着比较严格的句法、语义和语用选择限制。例如:

A	B
去拿书!	*去啄米!
问一下!	*闪一下!
别忘了!	*别倒伏!
一定要救活!	*一定要塌了!

A组中的动词可以进入祈使句,B组中的动词不能进入祈使句。

从语义上看,像A组中的“拿、问、忘、救”这种动词,能够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状态、变化等,可以叫作述人动词(human verb);像B组中的“啄、闪、倒伏、塌”这种动词,只能表示人以外的动物、生物、事物等的动作、行为、状态、变化等,可以叫作非述人动词(non-human verb)。再如,“数、撵、误、嫌、落(là)、姓、懂、欠(~考虑)、属(~猴)……”都是述人动词,“飞(~翔)、蹿、叼、孵、叱、谢(花~了)、漫、灭(不及物)、漏(锅~了)、锈、沓……”都是非述人动词。

从组合特征上看,由述人动词作谓语的主谓词组,主语可以是

指人的名词性成分(记作“NP[+人]”)。所以,述人动词可以根据其组合时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特征,标记为V(NPs[+人])^③,简写为V[+人]。由非述人动词作谓语的主谓词组,其主语必须是非指人的名词性成分。所以,非述人动词可以标记为V[-人]^④。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述人动词可以进入祈使句,非述人动词不能进入祈使句。例如:

C	D
数一数!	*蹿一蹿!
撵进屋去!	*飞进窝去!
别落东西!	*别漏水!
别误了车!	*别漫过坝!

C组的动词属于V[+人],D组的动词属于V[-人]。

V[+人]可以进入祈使句,V[-人]不能进入祈使句。这是因为祈使句的主语往往是第二人称代词或第一人称代词,所以要求作谓语的动词必须是V[+人],以保证主谓搭配得当。这可以看作是祈使句的句法结构对动词类型的选择限制。

2.1.2 但是,并非所有的述人动词都能进入祈使句。例如:

A	B
(别)把书拿走!	* (别)属羊!
(别)去问老张!	* (别)姓李!
别忘了锁门!	* (别)懂音乐!
别落在车上!	* (别)昏过去!

A、B两组中的动词都是述人动词^⑤,但A组中的动词能够进入祈使句,B组中的动词不能进入祈使句。这是为什么呢?

从语义上看,像A组中的“拿、问、落(là)、忘”这种述人动词,表示能由动作发出者控制的动作、行为,可以叫作可控动词(controllable verb)。所谓可控,有两种意思:(1)动作发出者可以有意识地发出或不发出某个动作、行为,例如:“拿、问、撵、骂……”; (2)动作